



南泥灣屯田記

NANNIWAN TUNKEN JI

何維忠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572

研究所

南泥灣屯垦記

何維忠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何維忠少将写的一本回忆录。内容是記叙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一二零师三五九旅全体指战員，積極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发展生产、自力更生”的偉大号召，在陕西南泥湾一带轟轟烈烈地开展了以农业为主的生产运动。在这场艰苦的生产斗争中，各个生产战线上的英雄們，都發揮了忘我的劳动热情，創造了惊人的奇迹。他們在短短的几年中，不仅做到了丰衣足食，而且还达到了耕一余一，使原来荒蕪的南泥湾，变成了人人向往的“陕北江南”。

南 泥 湾 屯 垦 記

何維忠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哈爾濱道十二号)

天津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津出字第 001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書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張 2 3/16 插頁 2 字數 39,000

一九五九年七月第一版

一九六一年十月第四次印刷

印數 47,001—147,000

統一書号 T 10072·279

定 价 (B) 0.20 元

目 录

一、偉大的号召.....	1
二、向荒地进军.....	7
三、兴建工厂.....	34
四、成立运输队.....	47
五、开办軍人合作社.....	51
六、劳武結合.....	55
七、輝煌的胜利.....	61
后記.....	65

一、偉大的号召

1938年武汉失守以后，蒋介石反动集团为了实现它出卖中国，投降日寇的无耻企圖，采取了对日消极作战对内积极反共的政策，对解放区不断发动军事进攻，对抗日民主根据地——陕甘宁边区，加紧进行军事、经济封锁。从1939年5月，国民党军队开始在边区周围，修筑起五道由沟墙和堡垒构成的封锁线，西起宁夏，南沿泾水，东迄黄河，绵亘数省。紧紧地包围住边区，隔断边区和外界的交通及经济上的来往，使边区经济发生了很大的困难。但是，蒋介石反动集团还不以封锁、包围、袭击为满足，又在1939年冬至1941年初，连续发动了两次反共高潮。

說实在的，对于敌人的军事进攻，我們并未放在眼里，他敢来，我們就揍他；而对于敌人在经济方面的封锁，的确給我們增添了不少困难。有一段时间，我們几乎到了没有衣穿、没有粮吃、没有日用品用的严重地步。

为了扭转这种困难的局面，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党中央和毛主席及时提出了“发展生产、自力更生”的号召。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的号召**。这个号召一提出，立刻受到边

区全体軍民的热烈响应。

这时，我們三五九旅为了保衛边区、保衛党中央，剛由华北前綫調回陝北不久，駐在綏德、米脂、葭县、吳堡一带。王震旅长把部队安排好以后，立即赴延安向党中央、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彙报和請示工作。对于部队参加生产問題，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曾給了我們許多重要的指示，使我們印象最深刻的，是毛主席說的这样一段話：我們在干部动員大会上曾經这样提出过問題，餓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餓死是沒有一個人贊成的，解散也是沒有一個人贊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这就是我們的回答。朱总司令指示我們說：边区地广人稀，只有一百多万老百姓，我們这样多的机关部队，如果都靠人民負担，那怎么能行呢？部队参加生产后，不仅可以休养民力，增进軍民关系，同时还可使我們的指战員，在劳动中得到鍛煉。总司令最后嘱咐我們：要想把生产自給运动开展起来，必須充分作好思想动員和組織准备工作，要鼓起大家的信心，要用我們劳动的双手，建立起革命的家務。王震旅长立刻表示态度說：“我們坚决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保証在不影响战斗、訓練任务的情况下，做到全旅生产自給。”

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話，給我們指出了克服困难的方
向，明确了部队当时的供給，主要靠自力更生，自給自足，
消除了單純依靠上級撥付經費的思想。

王震旅长回綏德后，就找我研究了这件事，并叫我積極
进行准备，拟出生产計劃。当时我任該旅供給部部长。生产計

划經我和几个科长草拟出来，交旅軍政委员会(即旅党委会)审查修正后，立即在全旅公布执行。当时旅軍政委员会决定，开展生产自給运动的原則是：統一管理，分散經營，大家动手，各尽所能。在經營方針上，决定以农业第一，工业与运输业次之，商业第三，其他如副业和小型手工业等，只要条件可能也不放弃。在組織領導上，决定以旅首长、供給部长、各团首长組成旅生产委员会，負責领导全旅生产自給运动；团、营、連各級亦由一定人員，成立领导本单位生产的組織。另外，还規定各級設立专职生产干部，如旅直設生产副官，团設生产副团长，营設生产副营长，連設生产副連长等。全旅生产业务，由旅供給部負責领导。当时我們的口号是：“不讓一人站到生产战綫之外。”上自旅首长，下至炊事員、飼养員，一律参加生产。并強調干部要以身作則，在生产中不是指手划脚，而是动手动脚。在生产時間上，除每个連队挑选在生产上有經驗的和願意长期搞生产的同志組成十到十四人的生产組，負責生产上的經常事务外，其余同志一律以八个月的时间进行訓練，两个月至三个月的时间参加生产(其余一个月作为机动时间后来也大部分用来进行生产)，以保証完成部队生产自給的任务。

部队生产自給的任务布置到下面后，絕大多数同志表示积极拥护，坚决完成，但也有少数同志对这个任务，特别是在制訂具体計劃的时候，产生了一些模糊認識。如有的覺得生产時間少了，怕兩、三个月的时间，完不成生产任务；有的覺得以农业为主是“远水不解近渴”，主张先搞商业，認為

商业賺錢容易，但本錢要大；还有的主张先搞手工业——紡紗、織布、挖煤窑、开盐井等，認為这样本錢小，来得快，能賺到現錢；还有的主张开些部队到三边去帮助政府撈盐，認為这只要有劳动力，不要本錢就可以賺到工資；个别刚从敌伪軍投誠和解放过来的战士，甚至对“生产自給”有抵触情緒，背后說怪話：“从来还没見過当兵的自己吃自己的哩！”“既然当兵也要生产，还不如回家生产。”等等。

对于这些思想，我們通过各級党代表大会、軍人代表大会以及各級生产动员會議都作了系統的分析 and 批判。王震旅長在各种大小會議上，几乎每次也都要批判这种思想，他常向大家說：“我們軍隊的成員都出身于工、农劳动階級，過慣了劳动生活。过去，我們是在地主、資本家压榨下从事劳动，挨打受罵，如牛似馬；而今天我們的生产劳动，則是在沒有地主和資本家剝削下的劳动。这种劳动，不仅是为了自己，同时也是为了支援抗战和爭取中国革命早日胜利。虽很艰苦，但却很光荣。再則，我們的軍隊是經過艰苦斗争鍛煉的，有了高度覺悟的，任何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为什么生产任务就不能完成？农民一个人劳动能养活几口人，难道我們这些年輕力壯的小伙子，还不能做到自供自給么？”賀龙司令員一次来綏德巡視工作时，也亲自給我們作了指示，他說：“劳动是工农大众的固有品質，是八路軍的光荣傳統。生产不仅可以改善軍民关系，使軍民更加團結一致抗战，生产还可以鍛煉我們的思想意識，使我們从实际中体会到劳动創造世界的真理。”最后他強調指出：“生产任务就是战

斗任务，我們不能有任何輕視。”賀龙司令員和王震旅长这些話，大大鼓起了同志們的劳动热情，增强了大家向大自然要粮的信心。

大家对“生产自給”的認識明确后，情緒起来了，紛紛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表示坚决用劳动的双手，建立起革命的“家务”。

1940年是我們开始大規模生产的第一年。我們除了經營一些商业、运输业、挖煤、捞盐以及一些手工业生产之外，在农业上，我們开展了一场轟轟烈烈的开荒生产热潮。經取得当地政府的同意，我們將駐地附近一切可以利用的荒地，如公坎附近、庙宇附近、城牆周围等地都开辟出来了，另外在清澗一带还开辟了大批荒地。开荒生产中的工具，都是干部和战士們自己动手制造的：你制一张湖南式的犁，我制一张江西式的耙，他又仿造一种河南式的鋤头。真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每到晚上一收工，农具一集中，真好象“全国农具展覽”，五花八門，样样俱全。在生产中战士們热情高漲，不怕日晒雨淋，克服了百般困难，手握鐮刀、鋤头，在各級首长的领导下，共同从事开荒、播种、鋤草、收割。从此，这支轉战晋察冀、晋綏各抗日戰場上的英雄們，都披甲力田，卷入生产自給运动。

第一年生产計劃，原訂自給两个月粮食，后来由于当地土地有限，不够耕种，而清澗一带的荒地，又距駐地太远（当时部队駐在綏德、米脂、吳堡等地区），往返浪費許多工时；再加上开始时我們的耕作方法还有問題，如很多南方同

志把南方的耕作方法搬到陝北应用等，因而第一年的农业收获，除了种子以外，仅够添購工具之用。关于部队經營的一些商业、运输业和手工业等的生产，仍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績。

第一年农业生产虽然失败了，但我們絲毫沒有灰心，相反地却从失敗中找出了經驗和教訓，同时在思想上和物質上（如工具等）也为今后生产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王震旅长的决心最大，他三番兩次在干部會議上和全体人員會議上号召大家不要灰心，要拿出爬雪山、过草地的精神和打日本鬼子的坚强意志来和困难搏斗。他說：“多生产一顆粮食，就是多一分抗日力量。失敗不气馁，有了成績也不驕傲。我們要鼓起勇气，繼續前进！”他指示各級干部，要注意發揚群策群力的民主作風，使各行的好脚色都能施展才能，共同把生产搞好。不过当时也确有一小部分同志情緒受到了影响，例如当初那些信心不足的同志，这时又犹豫起来，个別人甚至講起了二話：“我說嘛，我們扛槍杆子的，論打仗，可数第一；論种地，可不見得！”等等。但是大多数同志却明白生产失敗的主要原因是耕地少，英雄无用武之地，加之耕地远和缺乏耕作經驗。他們說：“如果明年能找塊好地，我們不相信这些年輕力壮而且又是有組織的小伙子，比不上那些分散生产的农民！”

是的，“英雄无用武之地”，这确是当时我們在农业生产上的大問題，因此如何找到一塊寬广可耕的土地，就成为我們迫不待緩的問題。

二、向荒地进军

1940年冬天，王震旅长到延安向党中央、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及西北局彙报工作。总司令对我们没有找到足够的开垦土地很关心。他想了想说：“现在土地倒是有一块，就是开起来困难较大。”王震旅长听了非常高兴，当即表示：

“总司令，如果有土地，即使有天大的困难，我们也能战胜它。”总司令说：“好，我也考虑这块地方给你们比较合适，劳动力少的单位是不易啃得动的。”接着他就具体指示我们到南泥湾一带去屯田，他说：“这个地方从前有些机关、学校去看过，因为困难太多，他们力量有限，所以都放下了，如果你们去搞，倒是一块肥肉，希望你们好好搞。”

王震旅长回来以后，立即将总司令的指示向旅直各部门负责同志和各团首长作了传达。部队得此消息，奔走相告，情绪很高，都说：有了土地，不怕明年粮食不丰收。

南泥湾在延安东南，离延安约百余里，是延安县金盆区的一个乡，与金盆湾、九龙泉、临镇、马坊等地接壤，纵横一、二百里。它的中心地区由三道河川构成：南盘龙川自西而东；九龙川自南而北；两川汇合以后叫南阳府川，经金盆

湾流入临鎮川。河川兩岸，土地肥沃，可耕地有一百多万亩，下余为森林地带。

相傳八、九十年前，南泥湾一带曾是人口稠密的富庶地区，后来由于清朝反动统治者挑起的汉回民族互相殘杀，清朝官兵对这里人民的大肆蹂躪，致使这个地方变成了荆棘遍野，莽草丛生，豺狼虎豹的巢穴；土匪强盜出沒的場所。

南泥湾尽管是如此荒蕪寥落，但畢竟是个好地方。它有引人入胜的青山綠水，有矗立云霄的葱蘢林木，有长期不謝的野花和琳琅滿目的山果；有成群的野猪、野羊和疾走善跑的麋鹿，有寬闊平坦的川面，有肥沃可垦的良田。这里可以播种小麦，可以栽培水稻，同时还可以放牧牲畜、采伐木材……。这里蘊藏着取之不尽的物質資源。

初到南泥湾

1941年，三五九旅和总部直屬炮兵团先后开进南泥湾、金盆湾、九龙泉、馬坊、临鎮一带。接着，又从榆林、神木、横山、葭县等地来了一些移民。这块寂寞了八、九十年的地方活躍起来了。树林里、山崖下到处住滿了部队，仅有的几个破爛不堪的旧窑洞，成了我們很好的“办公重地”。早上，迷漫在山谷和树林上的炊烟，好象蒙在海洋上的一片霧气。晚上，滿山遍野閃亮着若明若暗的灯火，好象在飞机上俯視城市的夜景。一天劳动之后，人們都围坐在篝火旁边說唱、聊天，他們有的談着爬雪山、过草地和在冀中打鬼子的战斗故事，有的則津津有味地描述着革命胜利后的幸福情景。

这种别有风味的露宿垦荒生活，真是叫人心曠神怡。有人曾写下这样的诗句，来形容这块地方和我们的生活：

麋鹿山上跑，
山鷄喀喀叫，
野猪在鬧，
野兔蹦跳，
这里野羊走来走去，
那里虎豹豺狼咆哮。
風吹野草綠搖搖，
一陣花香吹来了。
朝霞升起天剛曉，
人們起得早，
遍地山歌徹云霄。
南泥灣呀！
你这个地方真正好。

我們初到南泥灣的时候，一方面必須抓紧時間開荒，以便赶上季节，按时播种；一方面还迫切需要解决部队的住房問題。当时，大部分部队都住在临时用树枝搭起的草棚里，有的甚至露营在野地上。避雨是茂密的树叶，遮風是齐眉的野草。挖地归来，同志們就躺在这个深草丛林中的鋪窝里，做着香甜的梦。生活虽然艰苦，但同志們一想起当年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敌人围攻革命根据地和紅軍长征时期那些艰苦的岁月，那种常以茂密森林为“軍营”，以茅柴最多之处为

“床鋪”，以枯草和禾草当“被盖”的情景，眼前的一些困难，就都觉着不算什么了。有些同志逗趣地说：“諸葛亮的茅廬还不一定能比上我們的高鋪舒服哩！”这时就惹得大家哄然大笑。

为了改变这种栖息树林，露宿曠野的情况，旅首长和各单位负责同志决定在抓紧开荒的同时，抽出一定的力量突击打窑，提出了“建造我們的陣地，建造我們的家园”的口号。

打窑工程开始了。旅、团首长和全体同志們一样，成天紧张地忙碌着，从这架山到那架山，察看地形，寻找打窑洞的地点。打窑的同志們天不亮就都起来鑽到泥土里去工作。当收工号响后，大家走出窑洞的时候，滿身都是泥土，如果你不仔細辨認，你就分辨不出誰是张三誰是李四来。尤其是夏天，太阳光既毒又热，挖窑工作更是辛苦。为了节省衣服，大家只穿一条短褲，和泥土搏斗，渾身上下到处都是汗水，土粘上去把人变成了泥人。夏天蚊子、牛虻又特別多，光着身子劳动，身上經常被叮，长了許多又痒又痛的大疙瘩。

由于部队进行紧张繁重的体力劳动，特別須要改善伙食。但是，在当时这却是一件不容易办好的事情！粮食、油盐都須要組織人力到一百里甚至百里以外去背。有时每人还要背上柴不去卖。背粮时布口袋不够用，战士就将自己的褲子扎起来当口袋用。一路上，要穿过长滿遍地的五、六尺高的蝎子草、狼牙刺，杂七杂八的矮丛树，和密密層層的大树林。中間虽偶尔有几条羊腸小道，也因长期无人行走，已长滿荒草荆棘，行走十分困难。有一次在逼近年节的前几

天，因为部队缺乏粮食，七一八团陈宗堯团长就亲自冒着冰天雪地，帶領战士去延長背粮。在回来經過延水时，他毫不犹豫地首先破冰涉水走了过去，使战士们深受感动。因此，虽然有些同志在雪地上摔了跤，但从沒有人叫苦，都說：

“团长都这样，我們更不能叫苦了。”在途中休息时，陈团长就給大家講朱总司令在井岡山亲自背粮的故事。有时陈团长在路上还提出和大家竞赛，比比看誰走的快。因此同志們在陈团长的模范行动的影响下，情緒始終是高漲的。沿途老乡看到这支背粮部队，都感动地說：“你們八路軍真太辛苦了，本来我們應該送的，你們却来背了！”“要在国民党时期，我們送还送不贏呢！”

粮食虽算有了保証，但吃菜也是个大問題。一方面是我們沒有錢买；就是有钱，在这荒山僻野中也买不到。这可把各单位司务长和軍需上士急坏了。幸好这里的野菜特別丰富，木耳、蘑菇、地皮菜、金針、苦菜、野蒜等，还有水边上的水芹菜味道和真芹菜一样鮮美，只要發动几个同志揀一会，就可保証一餐食用。这些东西以后就成了我們經常的菜食。

当时“打牙祭”指望杀猪是办不到的，只有靠同志們上山獵取。其实想吃肉也并不难，夏天山鷄的翅毛都褪落了，在沒有換新毛以前常常可以跑步追捕它。要是做得好，山鷄肉可真香，管叫你吃后还想吃。如果能獵取一只野猪或野羊回来，那就可以大大改善一下伙食。河溝、水渠我們也沒有放过，那里是魚、鰲、蝦、蟹，样样都有。司号員章少坤从小就在水边上长大的，他最会摸魚撈蝦，只要他下水搞个把鐘

头，上来不是一臉盆小魚，就是几只“王八”，保险不会落空。想吃鷄蛋也有办法，夏天是山鷄新生期，在还未孵出小鷄之前，如果你能在野草間找到一窠，起碼有十几个，足够几个人美美的吃他一餐。

我們的王震旅长是湖南人，很会做几样南方菜，他常到伙房指导炊事員做菜，甚至亲自动手。泥鰍、黃鱔煎野芹菜，豹子肉炒辣椒，成为大家公認的美味。

爱吃茶叶也不难，挖些甘草和車前草煎水喝，又解渴又泄火。有一种黃芹草經過蒸溜后，可制成茶叶，泡水喝了后，还能帮助消化。

在这种艰苦的生活情况下，大家常自然而然地想起当年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军队围攻苏维埃区域和红军的情景。那时敌人每到一处，都要搶光、燒光、杀光，鷄犬不留；有的地方，地皮也要挖三尺。那时部队經常靠采野菜、折山笋（春笋、冬笋）、扯紅花草（現在称肥田草）、撿螺絲（田螺）、剥树皮、挖白土（又叫仙人泥或观音土）和摘野果等充飢，沒有盐吃，就找老土煎硝盐。而現在呢？虽說粮食要自己去背，油盐要到外处去买，但总还可以解决，吃菜虽有困难，但也只是暫时的，而且由于大家积极地想办法，結果也基本上得到了解决。因此，在生活中所遇到的一些問題，絲毫沒有影响到我們的士气。

其实生活中所遇到的一些問題，只是整个困难中的一部分，在开荒生产过程中，我們克服了更多、更艰巨的困难。

古語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們在1940年

的农业生产过程中，就深深体会到了这句话的意思。原来我们两三个人才平均一把耢头，其它工具也很少。来到这里之后，面对这样大的开荒任务，工具当然就更显得不够了。因此王震旅长就提出每人一把耢头、一把锄头，每个单位四犏犁，八头耕牛的号召，并责成各级供给机关负责筹备。但是经费是有限的，单纯依靠拿钱购买远不能解决问题，因此，这仍然得走群众路线，靠大家想办法解决。经与各团领导干部研究，原则上确定：犁、耙、锄头、耢头等工具由团或旅供给部集中解决。办法是：除供给部门派人至延安、固临、延长、绥德等附近城市购买一部分必需购买的工具外，大部分均由团发动大家到各地拾废铁、收毛铁，并组织一些铁匠出身的同志配合旅、团修械所、铁工厂进行加工制造。凡是自己能够加工制造的一律不买，自己不能制造的也尽量利用废铁换，不得已时再拿钱买。我们常把自己生产的食盐驮到黄河沿岸一带，用一斤半盐交换一斤铁，并就地请工人打造。记得当时在我们驻地附近的一个小山上有一口半截被埋在地下的老破钟，也被我们特务连刘连长带领大家将它抬了回来炼铁打成了工具。至于粪筐、扁担、绳子等小用具，全由各连队自行解决。战士们利用柳条、榆条编粪筐，熟练的一天就能编四、五个。

由于大家的努力，使工具有了充分的保证。走到连队，到处都是锄、耢、耧、耙、犁、铧、风车、水车……，其中有很多是经过改良的，既实用又精美。耢头大多是六、七寸宽，也有四、五寸宽的；轻的有二斤半重，重的有三、四斤，有的